

茶马古道

新韵

古道时光的背后

□ 李雪 / 文 夏传武 / 图

100多年前，清朝光绪年间，西南边地云南驿小集镇上，一个叫李茂的中年人，在经营了多年的纺线生意后有了积蓄，费尽力气在云南驿古道临街东头的热闹地段，买下一块占地面积将近一亩的地皮。这块地平时都是老人们闲坐、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地皮东西两端都有独立的小巷道，不受左邻右舍的干扰，是一块独立地皮，非常好的。被称为“线长”的李茂正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年纪，他带着两个年轻的儿子着手盖院子，按照设计蓝图，这个大院将是他和子孙后代们最安全最温暖的家园。耗时将近10年，在一家人呕心沥血、倾尽所有的努力下，这个院落才完工。家里的人口已经从原来的两代6人，变成了三代10多人，被梦想榨干财富和心力的李茂已经老去，步履逐渐蹒跚。他慢悠悠地跨过散发松木清香的门槛，抚摸两道厚实的门框，走下平整的大青石台阶，站在街道的青石板上欣赏自己伟大的杰作。这座东西20多米、进深30多米、有20多个房间的大院落，就在自己的手上一点点地建盖成功了。坐南朝北，巍巍然矗立在云南驿古道的一侧，大气、稳重、显眼，虽然不能和东头李大川家的五大院媲美，但在整条街看起来也是不逊色的。看着看着，李茂心潮起伏，眼眶湿润了。他颤巍巍地上了台阶回家，坐在院子里晒着温暖的太阳，辛苦了一辈子，希望后人不要像自己这么辛苦了。如今儿孙绕膝，六畜兴旺，从此安居乐业，孩子们识文断字考取功名，也就对得起祖宗的庇护了！虽然操劳到极致，但李茂十分欣慰。

1920年到1940年，这个古驿道上的第六个院子都在开着马店，熟悉的马锅头每次都要找到这里歇脚、喂马。马队早上离开，晚上住进来，院子里的孩子逐渐多了，也跟着大人跌跌撞撞挑水、劈柴、喂马，围在马锅头的火塘边听各种传奇的故事，有时跟着哈哈大笑，有时吓得不敢听下去，有时跟着哼起那些没有见过的边疆民族听不懂的小调，哼着哼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939年，在云南驿村东头的国民党部队征兵点，李茂的第三个孙子，17岁的李光有在军官面前大声地说：“我家我去当兵！我抵我二哥哥！”当天晚上，李光有回家向爹娘磕头拜别，第二天天亮就跟着部队去了昆明，成为了云南六十军的一名新兵，从金马牌坊离

开昆明以后跌跌撞撞地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春天终于走到了徐州。是的，他们是走着去打仗的，在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走到战场的时候，刚满18岁的李光有说着满口的云南话，他也只会说这一口的家乡话，和敌人拼杀时，他已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18岁的他的眼里，世界是那么小，非得只有长长的一条云南驿青石板古道；世界又是那么大，大到可以在战场上看见战友的鲜血和国家主权的尊严！

1948年的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悄悄潜伏在祥云大地的深处。中共滇西工委经过近一年的组织准备，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反“三征”斗争，逐步建立起一支以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青年为基础的武装力量。每天深夜都会有几个年轻人的身影走出云南驿的这个大院。1949年4月16日，在祥云下庄街玉峰寺，一个叫李光祥的云南驿年轻人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来自青石板古道上的他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奔波战斗在滇西的红色土地上，成为了滇西人民自卫团的一员，后来被整编为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迎接新中国的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家乡飘扬。他就是李茂的第四个孙子李光祥。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院子里的孩子们不断地出生、长大、离开故土家园。他们分别成为了工程师、人民教师、军队工作人员、行政工作者、科技示范户……大院子曾经的热闹、争吵、娶妻、生子、病痛、死亡、悲欢离合，演绎着人世间所有的故事。他们从这里走出去很远很远，有时候又走回来，在院子里发呆，脑海里的往事如电影的播放器缓缓转动，慢慢清晰，或者卡带无法播放。

2004年，九十岁的小脚奶奶董菊英在院子里那棵茂盛的大槐花树下，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正午的阳光洒满院子里的每一块石头，泛着微光，小院很安静，只有录像机工作的沙沙声。奶奶眯着眼睛，皱纹里全是回忆：“那时候，经常有飞机来轰炸，我们只要听见白马寺的警报声，就抱着娃娃跑，一条街上都是人，有时候跑不动干脆就趴在青石板上了……”董菊英在李家六院生活了70多年，从20岁的青春小媳妇成了长寿的耄耋老人，奶奶回忆的是抗战时期战火纷飞的时代，时光流逝，战火停息，耳边的枪炮声似乎还在鸣响，在时光的背面，每一个亲历者都接受着时代倾泻的大片大片的雪花。



古道上的院子从西往东安静地排列着，每个院子里的故事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人间冷暖，生离死别，爱恨情仇，从院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背负着时代赋予的命运，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云南驿，这个千年古镇，无论推开哪一道院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都会纷沓而来；无论询问哪一位长者，他们悉数那些从西汉时就开始流传的“彩云南现”“蜀身毒道”“古博南道”“驼峰航线、飞虎逐日”的传说；古道上，一首首赶马调悲怆唱响，一块块引马石上往事沉淀的深凹，一棵棵百年古树仰望苍苍，默默缄口保守着无尽的秘密……

游踪

裂变的阿尼么

□ 李智红

阿尼么自然村地处县城东北部点苍山西麓，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族自治县平坡镇向阳行政村，世居彝、汉两个民族。阿尼么的称谓出自彝语，意为“鸟都没有的地方”或“鸟不歇脚的地方”，以此形容曾经生活条件的恶劣与艰苦。

阿尼么与苍山西坡的石门关隔河相望，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国土面积一点四七平方公里。在当地人的叙述里，阿尼么是苦水里泡大的，以前整个村庄除了生长石头和无根云朵，就只生长苦荞、洋芋、苞谷以及核桃树和水马桑。全村三十户人家，一百二十人，就像是苦涩的山毛薯一样，散落在石头窝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波澜不惊。

在苍山西坡，在漾江两岸，其实像阿尼么这样的寨子，就如同老比摩当年随手撒下的苦荞籽，比比皆是。她曾经的日常，就是偏僻，就是贫穷，就是苦难。她曾经的形象，是用嶙峋的石头堆砌而成的，是被杀猪刀一样锋利的山风劫掠过的，是一块又一块不规则的，瘦骨嶙峋的火山地拼凑起来的，是哀怨的山歌，盐渍的泪水，没日没夜地腌制过、浸淫过的。

在阿尼么，石头无处不在，石头遍地丛生，仿佛天底下所有石头的形态，你都可以在阿尼么找到。多少年来了，阿尼么，风来过，雨来过，泥石流来过……如果不是乡村振兴的鼓点，正好播中了她的心弦，如果不是返乡创业的好儿郎，那个会唱调子的李永康带着他闯荡世界的伤痕和梦想，带着他的音乐，他的沧桑，他的风尘仆仆，他的故土情结回到这永远的老家，阿尼么，也许还要再默默无闻一些时候。

阿尼么迎来裂变，契机是李永康和他的伙伴们。当这一群充满想法的年轻人把希望赋予了富集的石块，当阿尼么人最终学会了从石头的内部掏出梦想，一辆用石头垒砌的“老牛车”，云 ANM007，作为一个艺术农庄的标志性“建筑”，便开始运载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通往春天的道路上奔驰。一把石头垒砌的“吉他”，便开始破壁而出，把春天的音符挥洒成了满野浪漫的山花。一群灵动的鸟儿，也仿佛受到了李永康们的感召，纷纷从遥远的山外飞来，在一棵棵古老的核桃树、柿子树、李子树、麻栎树、水冬瓜树上生儿育女，呼朋引伴。

当下的阿尼么，阳光明媚，云朵洁白。一年四季充满抒情，频繁接近音乐和生生不息的春天。森林在山坳里茂盛，庄稼在黑土地里成长。炽烈的苦荞酒，在古旧的陶坛里沉醉。浑厚的舞乐调，在错落的寨子里飞扬。甚至，那块天大地大的，让人念念不忘的巨石，也开出了“花朵”，被一弯

月牙儿追赶着，在许多人的梦里，幽香缠绵。

当下的阿尼么，只适宜于相思，只适宜于幸福，只适宜于阳光的普照和月光的皎洁，只适宜于歌唱或者舞蹈，只适宜于一半人间烟火，一半诗和远方。

在阿尼么，007，那是她的“灵魂”和“诗眼”。庄主李永康和他的团队，用奇思妙想，用起伏跌宕的音符，用就地取材的石块，垒砌出一个梦幻般的艺术农庄。这个不一样的农庄，被许多大大小小的果树，和鸟不歇脚的古老箴言，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就像是一笔造型独特的粽子，既安置了当地人乡村振兴的梦想，也可以收留任何一个陌生访客日渐稀薄的诗意惬意以及饥渴的睡眠。

一条自由散漫的石块随意铺筑的小径，迂回盘曲。小径两边是任意葱郁的野草，任意斑斓的花朵，任意簇拥着的野花与虫鸣。就像是寨子里美丽而勤劳的舞女，在春天里织下的一根腰带。

下榻 007 的当夜，我便浮想联翩。我曾联想到会有一个妖精，她有着青丘的血统，她衣袂飘飘，她身姿妙曼，驾着银子般的月光，悄然莅临。午夜两点，书生写诗，妖精弹琴，一盏灯，忽明忽暗。那是一种怎样的惬意啊，阿尼么配得上这人世间所有的美好与神秘。

夜色笼罩，阿尼么的静不是一般的静，那是一种可以称作清寂的静。月光把一只猫头鹰的呼唤，投射到起伏跌宕的地面上，显现出一种罕见的诡异和斑驳。斯时斯夜，仿佛还有一尊看不见的神，在那一块小石一样盘卧着的巨石上，跳着神秘的舞蹈。

刹那间，红尘那么远。回过头，宦海那么深。即使再不念，我也得把自己清空，就像山门前那一块孤独的老石臼，让月光或者夜色，让诗意的想象或禅意的闲适，一点点填满，直至长出青苔。

如果庄主李永康允许，我一定要带走那一块巨石的沧桑，收留那一阙陌生的虫鸣。甚至还要把那小半片来自石门关的云霓，也安放进空空如也的行囊，回到下关，用它圆梦。

放心，我绝不带走阿尼么的阳光，阿尼么的春色，阿尼么的歌声和快乐，还有她钻石一样珍贵的静谧。这些美好的事物，就留给那些赶赴 007 的陌生人吧，他们的梦境太荒凉了，需要清洗，需要深耕细作，然后种上几棵绿色的核桃树、苹果树、李子树，甚至一片苦荞、几垄玉米，哪怕安放上一两块阿尼么个性鲜明的石头，也行。

等春天再次选定盛开的花朵，等秋天再次捧出饱满的果实，我一定还会回来，那个时候，如果古寨台前的水依旧空着，我一定征询李永康的允许，在里面种上半塘荷花。

生活笔记

老院之秋

拍摄时间：2024年9月19日
拍摄地点：祥云县云南驿茶马古道
作者：夏传武

□ 泽民

中秋前后，老家的泡核桃成熟了。村里的叔伯陆续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父亲亲手种植的品质最好的几棵“麻果”都熟了，有的已经掉了下来，叫我赶紧回家收。

收核桃得爬到树上，用长长的竹竿把核桃打落，所以就叫打核桃。打核桃是个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我是个工作狂，没时间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身体单薄，干一天农活要休养好几天才能恢复，而且一不小心核桃皮的浆汁就会把手弄黑，所以，我一直没有陪着父亲去打核桃。父亲亲手种植的核桃树有近百株，大多都到了挂果期或者丰产期。每年的这个季节，父亲都要回老家打核桃。父亲经常说我不在乎那些桃梨瓜果。

老家村子里树龄较大的核桃树不多，也就不足十棵吧。因为核桃不能当饭吃，而且汲取了土地的营养，影响了树下作物的生长。土地承包的时候，许多人不喜欢要这种长了核桃树的土地。而我家分到的土地上，就有三棵大核桃树。

在那个缺少穿钱的岁月，逢年过节或者客人来，才能吃到核桃，核桃瓜子还是待客的家常。中秋时节，水煮一锅新鲜的核桃，那也算圆满。每当收获的季节，有核桃树的人家都要时时刻刻守着，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打核桃，生怕被人顺手牵羊。打完核桃后，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们相约着偷偷摸摸跑到核桃树下，用棍子扒开足山的古道，往西北就进入沾花寺到鸡足山了。

我们第二个平台下到第三个平台，这里已经很平缓，长满了核桃树，蹲象山要抬头仰望了。这里应该是沾花寺的前门位置，从这里往南就是炼河到鸡足山的古道，往西北就进入沾花寺到鸡足山了。

打核桃

老家村子脚下的河，叫核桃林河，自然，河因核桃树成林而得名。核桃林河长满了没嫁接过的核桃树，俗名铁核桃。我的父母每年都会到核桃林河，一颗颗地捡，一箩筐斤硬壳核桃，然后纯手工压榨出核桃油。用核桃油打的月饼是永生难忘的妈妈味道。

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村经济林果产业慢慢发展了起来，家家户户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核桃，慢慢地又从贫瘠的山地上种植发展到承包地上都种植，核桃成了农村重要的经济果木。满山满坡的核桃树掩护着大山的褶皱，遮蔽了秀美的村庄，核桃产量也早已今非昔比。我们小时候垂涎欲滴做梦都想拥有的东西，一度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近几年，缺乏精深加工龙头企业，缺乏物流和营销的环境下，核桃出现烂市滞销，核桃成熟收获的季节，由于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满山的核桃无人打，满地都是自然脱落的核桃，有的甚至没人收拾。

核桃从记忆里的待客宝贝活脱脱变成了丑小鸭。所幸，许多农村，比如我的老家，还保留着核桃待客的传统，只要有客人来，主人都会立即或碗或盘盛着核桃、生瓜子、葵花籽、花生和糖果第一时间展现待人接物的礼节。

满山满地的核桃树连接了陡峭如削的山谷，连接了几代人割舍不下的情，也连接着我一生的牵挂。

趁着假期，回趟老家，拾捡核桃，为那份牵挂。

随手拍



重访沾花寺遗址

□ 杨宏毅

今年，宾川县徐霞客研究会组织开展“霞客行·鸡山缘——重走霞客路”系列活动，沿着385年前徐霞客首次进入宾川，登鸡足山走过的线路徒步前行，其中就要经过沾花寺遗址。

关于鸡足山入山第一古刹“沾花寺”，查阅了很多资料均无详细记载。云贵总督范承勋《鸡足山志》记载“沾花寺在苍波山下，辞佛台右三里许，为入山之第一刹，面对蹲象山，自此至山顶计四十里，万历年间赵日新建，后有玉皇阁。此寺为入山之第一刹”。1991年版《鸡足山志》记载“沾花寺在苍波山下，辞佛台右三里，为入山第一寺，面对蹲象山。万历年间

(1573—1619)，赵日新建，后有玉皇阁。民国时期(1911—1949)被毁”。崇祯十一年(1638)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徐霞客来到沾花寺，记载沾花寺“中壑稍开，寺东北向”，东北面的蹲象山如其名，好似一头蹲卧的大象。刚下山是一大棵黄连树，从位置看应该是《鸡足山志》记载的玉皇阁的位置，因为从这里下去有一个高高的土坎，土坎下面比较大的地方相对平缓一些，也开阔一些。拉着藤条慢慢下到了沾花寺遗址最上边的平台。目测平台不大，四周皆是古树。从这个平台到下一个平台中间又是一个土坎。

我们慢慢下到第二个土坎，这里展现的平台比上一个更大，由于包谷生长较好，我们只能从上下土坎间目测平台。这里应该是沾花寺寺院的中心，从这里往东北远眺，蹲象山更加雄伟，山间远眺视线更好，可以看到宾川坝子东山的山形，

木和包谷覆盖，能大致看出沾花寺遗址的位置。崇祯十一年(1638)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徐霞客来到沾花寺，记载沾花寺“中壑稍开，寺东北向”，东北面的蹲象山如其名，好似一头蹲卧的大象。刚下山是一大棵黄连树，从位置看应该是《鸡足山志》记载的玉皇阁的位置，因为从这里下去有一个高高的土坎，土坎下面比较大的地方相对平缓一些，也开阔一些。拉着藤条慢慢下到了沾花寺遗址最上边的平台。目测平台不大，四周皆是古树。从这个平台到下一个平台中间又是一个土坎。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徐霞客当年记载沾花寺的“中壑稍开，寺东北向”的壮美。高僧大错《鸡足山指掌图记》记载：“游山者，自苍波山麓沾花寺过辞佛台三里，循山径西北转，至白石崖，顺冈南下二里为金母山，山下即雪阴桥，桥之西为河子孔。”(《鸡足山志》)云贵总督范承勋康熙三十年(1691)游览鸡足山，在《鸡足山志》一文中记载：“自宾川携诸友，西行五十里，宿甸尾村，已近山麓，望山头诸佛刹，隐现没没，恍若图画。朔四日天明，起行二十里，至沾花寺，又十里，至‘灵山一会’，此乃鸡山总坊也。”(《鸡足山志》)